

開放文學－英雄傳奇－大唐秦王詞話
第五十八回 二妃狐媚譖秦王 褚亮忠誠救太子

詩： 三徑履綦日絕，二橋舟楫人行。

別院海棠猶睡，小堂翡翠相迎。
雙去雙來燕子，自開自落桃花。
過客齊歌白萼，老夫不煉丹沙。
白雲池上花發，青棠館裡鶯啼。
載酒門無好事，逢春壁有新題。
淮浦春潮可渡，隋堤官柳成行。
日日蕪絲入市，家家覬門堆牆。
春事已過九九，月閏更值三三。
芍藥最宜江北，杜鵑不到淮南。
高塔亭亭送客，平湖淼淼連天。
柳外打魚船去，花邊沽酒旗懸。
扶老閒來矯首，如意倦即支頤。
小草終慚遠志，名花羞對江蘿。
明日落花寒食，誰家芳草高樓。
樓上休吹玉笛，樓前正係蘭舟。

暫停六字句，再說二妃詞。

話說張、尹二妃，駕進長安大國，徑入金鑾寶殿，朝見高祖。

高祖臨朝聚武文，多嬌懷恨入金門。
安排巧語瞞天子，準備深謀害世民。
弄假成真生歹意，翻黃道黑起奸心。
衣冠不整參皇駕，環佩歪斜拜聖明。
一派妝成都是謊，兩行珠淚落紛紛。
口銜青草權為糞，俯伏金階頭在塵。
神堯一見心中惱，怒髮衝冠口咬唇。
隨將手指偏妃罵：「賤妾如何敢不仁？
萬里江山吾做主，看承你做御夫人。
不行正道胡為事，對眾當朝辱朕身！」

二妃說：「萬歲冤屈！妾等送父到河南，遇著秦王世民，仿學煬帝狗行，要行奸騙妾身。妾等力拒得脫，以此生情毆打二太師。現將國老監禁河南，又令州縣減削御用廩給夫馬。妾等懼勢，私走回朝。」高祖說：「吾兒正大光明，豈失人倫？想你們去到河南，他軍情事冗，有失迎接，你故意胡言亂奏！」二妃說：「世民非止亂倫，他如今外托禦寇之名，內總兵權，實欲篡奪寶位！」

張尹二妃呼萬歲，刁心誣罔奏明君：「妾身實有沉冤枉，面泣金鑾訴事因。

領詔辭朝離帝輦，蒙恩同父下西京。
行程去至河南路，正撞冤家李世民。
待學前朝無道主，持刀奸騙女釵裙。
嗔奴不從翻尋釁，架禍監收二老臣。
珠翠鳳冠全棄擲，錦絨彩服盡凋零。
整鬮一宵甘罷手，笑殺河南一郡民。
兵權勢重難當抵，私自逃災到此存。
州縣哪容供廩給？驛亭誰許妾容身？
我皇不與奴做主，負屈銜冤告甚人！」

高祖初時不准，次後被二妃巧語花言，淚流細奏。高祖說：「愛卿回宮，朕知道了！」高祖暗想：「近來隋煬帝果有此事，想世民一時欲心蒙蔽，效禽獸所為，亦未可知！」問文武班齊未齊，押班大使奏：「班齊了！」高祖說：「百官聽寡人宣旨，今有秦王世民不道，著台官修詔，快下河南問罪！」連問數聲，沒人答應。高祖吩咐近侍：「取文房四寶來，待寡人親修詔書！」下河南要殺世民！

高祖金鑾罵世民：「不仁賊子敢欺君！
宮中張尹吾妃嬪，怎起邪淫犯上心？
周誅管蔡監殷叛，漢殺淮南造反臣。
戰國亂倫書芾建，春秋悖逆罪由生。
近時煬帝荒淫甚，死後人間罵醜名。
逆理欺天情怎恕？亂倫滅紀罪非輕！」
急詔台官離帝輦，忙差褚亮下西京。
承宣勸問虛真事，得實須教便殺身！」

唐高祖修下十款詔書，著近侍官齎詔，發與西台御史褚亮。侍臣領了詔旨出朝，徑到西台御史衙門。褚亮聞知，同眾官迎接聖旨，當堂焚香開讀。詔曰：朕聞周公誅管、蔡以存周，文帝殺淮南而安漢。晉獻公殺申生，楚平王誅芾建。考古王侯，行事可證，蓋以綱常倫理，風化攸關，國家典刑，安危所繫也。近者張、尹二妃，同隨皇親，前往河南公幹，釁起秦王世民，恃功肆志，縱欲荒淫，棄滅倫常，嚇奸不遂，欺毆國老，監禁河南。又令經行地方，減刻廩給。朕何負焉？敕御史褚亮，速下河南，好生勸問施行。如或違避，與世民同罪！宜體朕心，故茲詔示。

武德七年月日褚亮讀罷詔書，說：「列位同僚，想秦王東征西討，四海臣服，創立洪基，功蓋天下，豈有此情？這還是弟兄中，見他功高望重，心不自安，反生猜忌，與後宮合謀誣陷情由。如刑及秦王，人心憤激，刀兵就起，國祚不延矣！我想十款詔，俱是重情，如今直須捨死，去諫朝廷！」即刻除去冠袍帶笏，把右手提著，左手擎著詔書，徑赴朝堂見帝。昔賢觀此，有詩贊曰：挺生唐室褚忠良，切諫神堯分所當。

千載不磨剛勁氣，太虛日月共爭光。褚亮入了朝門，不候宣詔，直奔金鑾寶殿，把朝服冠帶，納在御前，一隻手拿著詔書，叩

頭俯伏殿階。高祖問褚亮：「你風魔了？卻是酒醉了？」褚亮奏說：「臣也不風魔，也不酒醉！」高祖說：「若不患風被酒，如何這等形狀？紊亂朝儀！」褚亮說：「臣怎敢失君臣之禮？因主上絕父子之情！」褚亮臨朝不顧身，忘生捨死諫明君。

手中執簡擎袍笏，不整衣冠跣足行。
無俟神堯高祖詔，佯狂直赴紫金門。
非乾臣把朝儀紊，只為君忘父子情。
陛下不慈臣逆旨，皇朝失政外邦輕。
秦王有甚迷天罪，我主親修殺子文？

高祖說：「既如此，取詔來看，哪一款不合律例，只要改了便罷！」侍臣取詔，放在龍案上。高祖展開，就問褚亮：「周公誅管蔡還是兄殺弟，我如今父殺子，怎麼倒不該？」褚亮說：「兄殺弟，自有理說！」

一款周公誅管蔡，聽臣仔細說原因。
昔日文王生十子，武王相繼管乾坤。
武王晏駕身亡後，幼子成王未長成。
周公懷抱臨天下，每日朝中聚武文。
管蔡生心謀篡位，反將惡語謗忠臣。
周公遣將東征後，管蔡遭誅四海寧。
忠孝兩全唐太子，有功無過李儲君。
秦王難比周朝事，此理應該抹詔文！」

褚亮說：「武王駕崩，成王年方五歲，親叔周公輔佐，負辰以朝諸侯。

周公之弟管叔、蔡叔，反造流言訪訕，與紂王子武庚謀叛。周公東征，戮武庚，誅管、蔡，以安社稷。我主又非周公輔姪，秦王又非管、蔡謀反，事各不同，今請旨削之！」高祖准奏，舉筆在手，塗抹一款。「第二款，乃是漢文帝殺淮南王，也是兄殺弟，這事怎麼講解？」

「二款漢朝書史冊，位傳文帝治乾坤。

文帝原為薄後子，本與淮王一母生。
可奈淮王生惡意，要圖社稷暗招軍。
帝遣武臣周亞夫，生擒不斬重親恩。
淮王得赦仍謀反，兩度連擒自喪身。
秦王不與淮王等，比律應難出詔文！」

「昔日淮王貪橫無厭，要謀篡弑。文帝遣周亞夫擒回，念手足至情，赦之還國。豈料淮王仍前謀逆，方捕斬之。文帝亦親重義，釋弟一次。秦王不比淮王謀反，合行赦宥！」高祖准奏，舉筆又塗抹一款。「第三款，晉獻公殺申生，這是父殺子，此款該如律了！」褚亮說：「容臣奏聞！」

戰國獻公因失政，驪姬得寵蓄狼心。
齊姜正後遭幽死，世子申生重耳存。
驪氏僭後生二子，頓將惡意害申生。
故教致奠齊姜墓，祭畢還將胙薦明。
豈值獻公時出獵，驪姬致毒胙中存。
公返幸人來上胙，驪氏言當試後吞。
澆地火噴食犬死，獻公怒欲殺申生。

申生受賜甘心死，重耳逃生竟出奔。秦王並沒嫌疑事，此詔何曾合律文？「晉獻公無道，寵愛驪姬，而廢正後齊姜。又欲以奚齊代申生，驪姬佯譽世子，而陰使人譖之，欲立其子奚齊。其後驪姬假稱獻公夢見齊姜，命申生往祭其母於曲沃。申生奉胙於獻公，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於胙內。二日後公歸，幸人上胙，獻公將享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從遠來，宜試之！』澆地地噴，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而言曰，『世子何忍也？以老父曾不能待，而欲弑之，況他人乎？妾願子母避之他國，毋徒為所魚肉也！』獻公信讒言而賜申生死，重耳遂出奔。我主是當今堯舜之君，豈似獻公寵嬖絕父子之倫？秦王又無致胙之釁，推情當赦！」高祖准奏，舉筆在手，又塗抹一款。「第四款乃楚平王誅芈建，也是父殺子，其故可細說來！」

「臣聞列國春秋傳，楚帝原無殺子情。

昔日平王生芈建，東宮太子號迎春。
定婚秦國無祥女，無忌讒邪作聘臣。
因與東宮懷舊恨，暗將從嫁配儲君。
無祥進入昭陽殿，反向君王獻美嬪。
當夜察知秦帝女，平王要斬亂倫人。
無忌巧言能惑主，納為妃子在宮門。
當朝主輔知詳細，伍相懷忠敢諫爭。
良言不聽翻嗔怒，大鼎烹油殺諫臣。
伍員避難吳邦去，芈建逃殃鄭國存。
壯志伍員兵破楚，鞭屍剖腹祭親墳。
亡家敗國因貪色，芈建舍冤楚帝昏。
秦王怎比春秋事？此理皆難合詔文！」

當時楚平王不曾殺芈建太子，因聘秦國無祥公主，與芈建成婚，那讒臣費無忌，反將無祥公主進與楚平王。平王翁婚兒婦，後來貶子休妻，芈建死於鄭國。我主是賢聖之君，秦王是興唐之主，情事不同，乞恩並赦！」高祖舉筆，又塗抹一款。高祖說：「這四款既不合律就罷了，還有六款違法之事，也該問罪！」褚亮奏說：「陛下！古語雲，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宜深信！這六款容臣並奏聖聞。

太子功高不妄尊，秉公奉法豈胡行？

仁慈焉肯欺皇丈？正大何曾效亂淫！一自隋亡兵火起，干戈四海不安寧。

起義河西誅亂賊，次徵霍縣淨煙塵。
西征李軌平仁杲，李密遭誅潤內傾。
智賺武周降敬德，王充朱燦並生擒。
南征蕭銑平吳楚，翦滅師都沈法興。
牛口峪擒竇建德，虎牢關破夏王兵。
饒州追斬劉黑闥，福定中山攬俊英。

數年渴飲刀頭血，幾載辛成汗馬勛。
只為皇親離洛蕊，故違詔旨害蒼生。
賣官占業貪財寶，擅殺清廉駕下臣。
百姓受冤君不理，後宮虛語反為真。
我皇莫聽陰謀計，睿聖休忘父子恩。中原寇盜初寧靜，還有番王寇普門。只怕嬪妃難靖亂，秦王永保大唐興！」
滿朝文武都傾聽，八位三台盡動情。
高祖點頭呼孝宰：「怨卿無罪寡人昏！」
遂良抹詔都依奏，青史留傳可古名！

高祖聽罷，俱允所奏，赦宥秦王世民，旌賞褚亮緞錦。褚亮仍復冠帶叩頭，朝拜謝恩。高祖袍袖一展，群臣皆散。駕轉後宮。
方喜金鑾直諫功初立，誰想鳳閣陰謀計又生！

母保曾參事不差，角弓錯認酒中蛇。
馬援無心收薏苡，廣平有意付梅花。
脫塵飯甑非偷飯，納履瓜田豈盜瓜？